



作家说

沈石溪：写动物小说怎么能避开丛林法则

你怎么知道动物没有人类的思维心理？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沈石溪的微信名是 老象，两个字精炼地概括了他的标签：第一，他今年已70岁了；第二，他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的是大象。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《象群迁徙的时候》至今，沈石溪已经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狼王梦》更是80后90后的童年集体记忆。

象、狮、狼、豺、狐、狗、猪、蟒蛇、骆驼、天鹅、鹰、雕，有人数过，沈石溪写过70多种动物，但似乎都是陆地上的动物，近日出版的《海洋之歌》补上了这个缺，写的是宽吻海豚。这是沈石溪第一次下海。

沈石溪也养过很多动物：1969年插队到西双版纳的村子，猪牛羊都养过，不养吃什么？马也养过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车，上山只能靠骑马；养过蟒蛇，当地老百姓还送给过他一只黑猫，养到半大不小时候，才发现是只黑豹；家里最多时有7条狗，现在有一只猫，还偶尔出没苍蝇、蝴蝶、金铃子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写过70多种动物，为什么第一次写海洋动物？

沈石溪：我出生在上海，但上海的城区距离海还有几十公里，而且长江入海口是黄色的，没有大海的颜色，也没有大海的气势，所以对海洋并不熟悉。

1969年，我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，在那儿生活了几十年，所以我过去的作品大都写的是我熟悉的云南的动物。西双版纳不靠海，自然也就没有海洋动物。唯一写过的水生动物是《大鱼之道》中的黑鲟，那也是澜沧江的淡水鱼。

那为什么要写海洋动物？因为有冲动，因为我知道海洋是生命的摇篮，所有生命起源于海洋，包括人类在内的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，是由鱼类在4亿年前从大海迈向陆地进化而来。这种鱼叫做文昌鱼，现在在福建、广东一带的海洋里，渔民还能捕到这种活化石。

我被大家戏称为动物小说大王，但从来没写过海洋动物，我自认为是一块短板、一种缺憾。加上了40多年，人们熟悉的动物种类我都写过了，再写难免有炒冷饭之嫌，很难有新意。想要突破，我觉得有两个方向：一是远古动物，一是海洋动物。前者我写过侏罗纪的五彩龙鸟，后者就是这一次的宽吻海豚。

我今年70岁了，但觉得还能写个七八十年，希望这段时间在文学艺术上有所追求、有所突破，起码不是原地踏步。中青报 中青网：写海洋动物有什么困难吗？

沈石溪：难的就是我对海洋动物不熟悉，所以这本书写得拖拖拉拉，从构思到写完将近5年时间，当然期间也写了其他作品，但这是我所有作品中耗时最长、耗心血最多的作品。

其间，我经常去大连、威海、青岛、珠海、深圳、宁波、舟山这些地方采风，和渔民聊天，聊天是补课、是做功课，所以时间线拉得很长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为什么第一次写就选择了海豚？

沈石溪：海豚是一种和我们人类比较接近的海洋动物。我和老渔民闲聊的时候，讲到海豚，特别是广东一带经常有海豚出没的地方，老一辈人就会给我讲类似的故事：原来条件差，小渔船是木头做的，出海捕鱼遇到暴风雨，船就会倾覆，甚至被风浪解体。渔民落水后，如果附近刚好有海豚游过，特别是宽吻海豚，它们会出手救人，用自己的背把渔民顶出海面，然后送到沙滩。

即便是过去没有宣传要保护动物的年代，遇到海豚在沙滩上搁浅，附近的渔民发现后都会主动来救援，把海豚重新送回大海；如果不幸海豚死了，渔民会把它埋



沈石溪

葬。在世世代的渔民心中，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海豚，其他海洋动物也许是食物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谁吃海豚。

海豚还很聪明，从脑容量和身体重量的百分比来说，海豚和人类很接近。海豚会唱歌、会集体行动；还是跳水运动员，经过简单训练后就能表演很优美的节目。但即便海豚和人类如此接近，所以人类对真实的海豚生活也不是特别了解，所以我选择写海豚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《海豚之歌》中的三个故事，有两个结局都不圆满，甚至有些残酷，充满死亡与背叛，为什么这样设定？

沈石溪：我认为动物世界的本质就是适者生存，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。海豚是一种有群体意识的动物，是群居动物，内部既有团结凝聚力，又有激烈的竞争。我想真实再现海豚这一物种的生存状态，肯定会写到其中的艰难、残酷与无奈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曾有人批评你的动物小说太残酷了，不适合孩子阅读。

沈石溪：动物小说不是童话，童话是香软的、甜美的，即便中间有悲情最后也是大团圆的，这是低年龄段孩子对童话的需求。我的动物小说一般是中高年级的孩子阅读，他们应该有限度地接触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社会。

文学要忠于生活，写动物小说怎么能避开丛林法则。野生动物世界天天都在上演悲剧，动物小说也就免不了写悲剧。当然因为我的读者是青少年，我也会有所节制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那这个度在哪里？

沈石溪：我表达的主题在于，美好的东西、生命的力量，不会随着个体被消灭而烟消云散，它会变成一种精神上的基

专访

周梅森：在熟悉的文学领地深度耕耘

《大博弈》的故事以北方机械厂即将倒闭，孙和平在老书记求援之下出任末代厂长为开场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领地，周梅森也如此。他会把自己想讲的一个又一个故事，装到这片领地里去。

在周梅森早年作品《我主沉浮》《我本英雄》里，出现过汉江省、平州市等虚构的地名；之后的《人民的名义》《人民的财产》里，他又创造了汉东省、京州市等新的文学地标。

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梅森长篇小说《大博弈》，故事发生在汉江省，汉江宇宙重回江湖。

日前，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周梅森说无论是汉江还是汉东，主要是为了写作方便。因为我写了很多的书和剧，如果每一次都换一个地方的话，对我和观众来说可能会感到陌生。在一个熟悉的文学领地深度耕耘，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文现象。

《大博弈》延续了他的现实主义风格，书写的是时代浪潮下的中国工业制造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。

《大博弈》的故事以北方机械厂即将倒闭，孙和平在老书记求援之下出任末代厂长为开场。孙和平是头脑灵活、卧薪尝胆的新任厂长，在头北机谋出路的过程中，深谙资本运作规则、擅长从中借力的刘必定，进退有度、运筹帷幄的国企掌舵人杨柳，都是他所求助的对象。

在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的广阔天地里，几位老同学再聚首，为了实现中国重汽行业的长足发展，共同演绎一幅大博弈群像。

我想，这个作品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的艺术形式。周梅森说，《大博弈》有别于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也有别于《人民的财产》，它直面中国制造这20多年来走过的艰巨、复杂又悲壮的道路。中国制造几十年来的崛起震惊了世界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，这个不能不正视。

周梅森坦言，很多人讲，工业题材、农业题材写农民写工人没人看，但他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以农民、工人为主，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础，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有义务为他们做些东西，这些年这类作品太少了，我就是要做这样的尝试。

周梅森说：坚持聚焦现实题材创作，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，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《大博弈》这部作品创作契机是什么？

周梅森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我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参与者。中国制造业企业从弱到强一直走到今天，非常辉煌。这些年我也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经济，写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我最关注到一家非常著名的制造业企业。

2005年前后，中国面临着股改，恰恰我所关注的这家企业是2003年开始上市，它从资本市场上收购一家汽车企业，

完成了上市的这个过程，伴随着整个股改。而我在股改过程中介入也比较深，所以就以股改为背景，写了这家企业的故事。以此为基础，我把制造业当初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艰难起步，一直到最后走向辉煌的过程，全面地表述出来了，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大博弈》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在小说后记提到，一位企业老总在雅加达卖老鼠药的真实经历触动了你，当时这段经历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周梅森：我曾追踪了解过一位著名重装动力集团公司老总，这位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曾远赴雅加达拓展市场，他发现当地鼠患严重，灵机一动，从国内购入老鼠药售卖，在当地很快供不应求。他神采飞扬地说道，当时在雅加达售卖一包老鼠药的利润甚至超过一台小发动车。他说得随意，我听得有心。我强烈感受到一位企业家身上所具备的坚强毅力和商业嗅觉。之后我跟踪了他许多年，几次到他旗下的企业采访，体验生活，受益匪浅。

这位优秀企业家丰富而成功的奋斗经历，为我打开了创作视野，我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是本末倒置了。那场股改虽然是个历史的进步，但不能决定中国企业的命运。决定企业命运的一大批像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，是他们带领企业走出了困境，创造出一个个产业奇迹。

于是，除了这个老总外，我相当一段时间里在研究中国的企业，研究一个个企业家。很多在中国制造变革历史中出现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，在《大博弈》中都



周梅森

能找到影子。比如说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、徐工集团的故事我都研究过，相关人物我也都研究过。所以，《大博弈》这部作品是重卡装备行业精英们的历史画卷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对于时代洪流里转变的议题，你最早是从何时开始思考的？

周梅森：这个时代，总要有一部分作家，关注我们的改革开放，关注这个社会各种矛盾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，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变局。所以我

觉得，必须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，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，不能装作看不见。

20年来，我一直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。从14岁在书中认识了巴尔扎克开始，我的信念始终未变。可以说，坚持聚焦现实题材创作，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，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长期关注社会经济改革并转化为文学作品，对个人而言意义是什么？

周梅森：题材长期以来，我一直都在坚持聚焦现实题材，不管外部有什么说法，不管这样的写作是否被认为落伍，被认为观念陈旧、老套，我都顽强地坚守着现实主义文学阵地，顽强地坚守着对现实的思考，以及对时代变化的观察、积累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如今你还对哪些题材有创作兴趣和热情？

周梅森：我目前在写一部政法整顿题材的作品。我一直写反腐作品，这是自己很喜欢的题材，已创作了半年，这部作品暂定名是《刀刃向内》。

第二天就买机票飞昆明，一定要把阿福带回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飞机火车不行，租一个车也要开回上海。

到了昆明，我住在原来住址边上的一个小旅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就去单元楼下守着，希望阿福能再次出现。守了整整7天，阿福一直没有出现，我也不能长时间不上班，只能抱着深深的伤感和遗憾回了上海。从此，我们再也没有接到过阿福的消息。

阿福一定成了一条流浪狗，我只能祈祷它能找到一个新的好主人收留它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，一想起阿福，总是伤感和愧疚。我写过很多野生动物，却没有写过城市里的动物，于是去年我和几个年轻作者一起写了流浪狗奥林匹克系列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在写动物小说的过程中会有什么困惑吗？

沈石溪：就是动物小说的写作标准。在西方的动物小说中，动物大都是美好的、善良的，人类是丑陋的，或者说在动物面前是有原罪的，大抵是这样一条脉络。但我认为，动物小说所表达的哲理，可以是更多样的、更丰富多彩的，比如动物的母爱、挣扎求生的智慧，等等。

西方追求比较精细地表达人类观察到的动物的真实情况，这个我觉得纪录片可以做得更好，比文字震撼多了。在现代化的观察手段面前，动物小说的优势不在于谁更真实，而在于动物的某种行为对人类的震撼力。

有人觉得我描写的动物世界像人类社会，那你怎么知道动物世界就不是这样的呢？比如找对象，动物要找长得漂亮、身体好、忠诚度高的，很多东西并不是人类独有的。我承认笔下的动物有人的思维心理，但我可以反过来问，你怎么知道动物没有这样的思维心理呢？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？

沈石溪：我要写一个关于远古生物的故事。远古时代，海洋里有很多巨型动物，有一种动物因为体型小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于是只能向大陆进军。成功登陆后，它们非常开心，一开始也过得非常幸福。但随着时光流逝，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它们在陆地上又遇到了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没办法，为了生存，它们又被逼回到大海。

故事讲的是生命的循环，每一次循环似乎是回到原点，其实是进化为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。

周梅森：对我来说，我热爱文学，意义就是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，作为一个在场的作家，把我看到的，让我激动、兴奋或者愤怒的东西，写在了文学作品里。这是一件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事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小说的关键词 博弈，你如何解读？

周梅森：大博弈，博弈无输赢。普通的博弈可能有输赢，但不是你死我活。我觉得博弈就是均衡博弈，博弈的意义在于强者赢，强者胜出。在这部作品里，汉大三杰3个人都曾极强盛过，但是最终都有挫折。孙和平虽说笑到了最后，但是他后面还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新博弈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在你看来，孙和平们最珍贵的精神底色和性格特质是什么？

周梅森：这部小说的3个主人公，他们最让我喜欢的精神就是英雄主义、奋斗精神，逆风翻盘，不承认失败，不甘示弱；面对复杂的人性和历史的转轨期，最大可能地发挥了自己人格、人性的潜力。他们的人生非常精彩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精彩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动力是什么？

周梅森：题材长期以来，我一直都在坚持聚焦现实题材，不管外部有什么说法，不管这样的写作是否被认为落伍，被认为观念陈旧、老套，我都顽强地坚守着现实主义文学阵地，顽强地坚守着对现实的思考，以及对时代变化的观察、积累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如今你还对哪些题材有创作兴趣和热情？

周梅森：我目前在写一部政法整顿题材的作品。我一直写反腐作品，这是自己很喜欢的题材，已创作了半年，这部作品暂定名是《刀刃向内》。

那种竞相生长的蓬勃与欢快，简直有些肆无忌惮。



□ 徐冰

去年某一天我在公园跑步。时值初夏，春天的气息尚未走远，夏日的燥热还没到来，公园里微风荡漾，天朗气清。我愉快地奔跑起来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

公园的小路已跑过无数次，在哪棵树下将落下一滴汗水，都了然于心。但是那一天，奔跑中却有种种异样不时升起：曾经那么熟悉的公园，不知哪里总感觉有些陌生。

直到一簇蒿草重重刮在腿上，火辣辣的疼痛猛然让我醒悟，啊，是那些植物。

由于新冠肺炎疫情，以往熙熙攘攘的公园人迹稀少。我停下脚步，这才发现眼前的景象堪称震撼。在安静得有些死寂的天天地间，各种植物正在尽情生长。路两旁

原本修剪整齐的枝丫，有不少地方已经遮盖了路面。那种竞相生长的蓬勃与欢快，简直有些肆无忌惮。那一刻，我感动而惭愧：人真是大打扰这个世界了。

我曾多次爬过所谓的野山，经历过天高地阔的空旷。但那天公园里的发现，却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如果没有了人，这个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。

因此当翻阅《没有我们的世界》这本书时，去年的那个场景屡屡在眼前闪现。艾伦·韦斯曼以让人惊讶的想象力，在书中勾勒出一幅幅The world without us之后的景象。他的想象当然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，而是尽可能地用科学逻辑为支撑，解释着没有我们之后的世界。因为有过类似经验，书中许多描写让我似曾相识、会心一笑。但是也有许多场景，则从未想过，或者根本没想得那么深入。比如塑料降解。一般都知道塑料降解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，但很少有人进一步了

解，塑料在降解过程中很可能就已经改变了世界。

书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，是关于各种建筑物的湮灭。那些钢筋水泥构筑起的庞然大物，那些用巨石垒筑的宏伟的人类骄傲，只要没有了人类存在，都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崩溃、消失。这虽然不难理解，却仍出乎意料。因为有的崩溃速度远远超出想当然的预期，很多看似坚固无比的建筑其实用不了一两个世纪，就会成为一堆渣土。

此种景象不免使人有些气馁，甚至感到巨大挫败。但艾伦·韦斯曼的用意并不在此。这本书不是之于人类消失后的世界的幻想甚至杞人忧天，而是提醒人们认真思考一下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，以及如何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相处。

看似老生常谈，其实如何与世界相处实在并不容易。现在环保已经成为共识。很多人积极主动地践行环保理念，爱护环

境、植树绿化，身体力行。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环境倍加呵护值得赞许。但许多人肯定没有想过，他们的很多做法，其实是对这个世界自然演化的人为干预。许多出于人类善意的行为，其实恰恰干扰了自然的运行。

坦率地说，看到这里，我感觉陷入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悖论：人类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，无论怎么做都是对自然演进的扰动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因此我们从此本书中得到的感悟，肯定不是不要去影响环境，而是怎样去影响，以及深刻认识到人类的影响。

书中有个细节很让我惊讶。人类经过千万年驯化、优选的植物、作物，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最弱不禁风的。一旦人类消失，这些植物将很快将与野生植物的竞争中败下阵来。人类的宠物也将面临这个结局。在艾伦·韦斯曼看来，没有了人的万宠爱，宠物狗将迅速成为各类肉食动物

的大餐。比较而言，猫却有可能幸存下来。这些细节闻所未闻，起码我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。我不养宠物，对于人类消失之后宠物命运的思考，显然无法与养宠物者相提并论。想必宠物爱好者看到书中的这一段，心情会颇为沉重。

但这也正是这本书想要提醒人们的，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，并不随着人类消失而消失。人类给地球留下了极为麻烦的烂摊子，比如核武器、核电站、核废料，它们重归自然的时间，肯定要大大超过人类存在的历史。

问题并不是人类该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人类消失之后自然无能为力，何况还有不少人信奉“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”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必然要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东西，并就此深思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究竟在哪儿？面对这个世界、面对地球这个茫茫宇宙中微小的天体，人类是不是的确需要谦逊一点？

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并不容易。需要思考、需要理解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需要谦逊与谦卑。哪怕为了眼前的美好世界，人类也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消失之后的世界。人类消失之后当然顾不上洪水滔天，不过许多肆意妄为，常常是现世报。